

语言与认知文库
YUYANYURENZHIWENKU

陈辉／著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认知革命」发生以来，认知研究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范式转变，即从基于计算隐喻和功能主义观念的「第一代认知科学」向基于具身心智（embodied cognition）观念的「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转变。「第二代认知科学」将认知主体视为自然的、生物的、活动于日常环境中的适应性的主体，认知就发生于这样的状况中：其倡导的认知观念是：认知是具身的（embodied）、情境的（situated）、发展的（developmental）和动力学的（dynamic）。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论早期东亚与欧洲 的语言接触

LUN
ZAOQI
DONGYA
YU
OUZHOU
DE
YUYAN
JIECHU

语言与认知文库

张春泉 著《论接受心理与修辞表达》

李恒威 著《“生活世界”复杂性及其认知动力模式》

彭利贞 著《现代汉语情态研究》

徐为民 著《语言之说》

王德福 著《语符学语言模型研究》

宋永圭 著《现代汉语情态动词否定研究》

王维贤 著《句法、认知和交际》

陈 辉 著《论早期东亚与欧洲的语言接触》

ISBN 978-7-5004-6313-9



9 787500 463139 >

定价：28.00元

陈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语言与认知文库
YUYANYURENZHIWENKU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认知革命”发生以来，认知研究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范式转变，即从基于计算隐喻和功能主义观念的“第一代认知科学”向基于具身心智（embodied cognition）观念的“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转变。“第二代认知科学”将认知主体视为自然的、生物的、活动于日常环境中的适应性的主体，认知就发生于这样的状况中；其倡导的认知观念是：认知是具身的（embodied）、情境的（situated）、发展的（developmental）和动力学的（dynamic）。

论早期东亚与欧洲 的语言接触

LUN
ZAOQI
DONGYA
YU
OUZHOU
DE
YUYAN
JIECHU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早期东亚与欧洲的语言接触/陈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7

(语言与认知文库)

ISBN 978-7-5004-6313-9

I. 论… II. 陈… III. ①语言史—研究—东亚②语言史—研究—欧洲 IV. H0-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6250 号

特约编辑 胡国秀
策划编辑 陈彪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责任印制 戴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金瀑印刷厂

装订 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10.125

插页 2

字数 270 千字

定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语言与认知文库

主 编 唐孝威 黄华新

编委会顾问

王维贤（浙江大学教授、原中国语言与逻辑研究会会长）

张 侃（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

张家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逻辑学会会长）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方一新（浙江大学）

汪丁丁（浙江大学）

沈家煊（中国社会科学院）

沈模卫（浙江大学）

周昌乐（厦门大学）

林崇德（北京师范大学）

罗卫东（浙江大学）

唐孝威（浙江大学）

盛晓明（浙江大学）

黄华新（浙江大学）

鞠实儿（中山大学）

“语言与认知文库”总序

语言是人类最显著和最独特的认知能力和认知方式，使用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关键特征之一。在不同文明的古籍中，我们都能找到人类对语言本身的早期关注。这些记述就是最早的语言学。人们对语言的研究一直在两个层次上进行：一是归类、解释各类具体的语言现象；二是探究语言的本质。前者是关于语言的描述理论，而后者则是语言的元理论。20世纪对语言本质研究的一个最根本的推动来自乔姆斯基。“乔姆斯基革命”将语言与心智关联起来，视语言为一个独特的心智器官。

尽管语言是人类最独特和最显著的行为活动和认知方式，但在人类的种系演化和个体发展中，人类展现了广泛存在的其他形式的认知方式。认知研究过去长时期集中在语言符号的思维水平上，如推理、决策、符号表征等内部过程。这种研究范式认为这些内部过程可以独立于行为运动。然而，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意识到，认知并不仅仅是纯粹的以语言活动为中心的內部过程，它还包含广泛的知觉—动作耦合、行为运动控制等非语言的认知能力。非语言的认知过程显然与语言的符号式认知不同。研究非语言的认知过程和方式已经发展成为“第二代认知科学”的中心主题。

2 论早期东亚与欧洲的语言接触

认知科学是研究身心统一的主体是如何发展它们的认知能力和完成它们的认知活动的。自 20 世纪 50 年代“认知革命”发生以来,在不长的半个多世纪中,认知科学在相关领域取得了众多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深化了人类对自身认知活动的认识。其间,认知研究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范式转变,即从基于计算隐喻和功能主义观念的“第一代认知科学”向基于具身心智(embodied cognition)观念的“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转变。观念的转变导致认知研究的方法和主题的变化。“第二代认知科学”将认知主体视为自然的、生物的、活动于日常环境中的适应性的主体,认知就发生于这样的状况中。概括起来,“第二代认知科学”倡导的认知观念是:认知是具身的(embodied)、情境的(situated)、发展的(developmental)和动力学的(dynamic)。

我国的认知科学研究总体起步较晚,但近年来也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势头。国内相继有一些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了以认知心理学和脑研究等为重点的研究机构和实验室,特别是国家“985”工程的实施,推动了认知科学全方位的、综合研究的进展。浙江大学的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就是在“985”工程二期中启动的一个项目。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认知科学的所有基础科学凝聚其中,探索在新的科研运行机制下实现多学科的实质交叉和真正的学科会聚。今天,科技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学科的交叉整合和技术集成,许多重大的创新突破来源于学科交叉中的“边缘”问题。人类的认知既是生物的、个体的现象,也是文化的、社会的现象,因此只有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的互补研究中,人类认知的深层统一性才有可能最终揭示出来。

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特别策划了该文库，以期推动我国语言与认知的研究。

唐孝威 院士

2006年8月20日

目 录

导论	(1)
一 小引	(1)
二 东亚语言与欧洲语言接触之前奏	(5)
三 早期耶稣会士对汉字的解析与认知	(17)
四 对早期东亚与欧洲的语言接触进行综合研究的可能性	(33)
五 对早期东亚与欧洲的语言接触进行综合研究的必要性	(47)
 第一章 早期耶稣会士认知日语及至汉语的进程	(56)
第一节 耶稣会士初遇日语并兼及汉语	(57)
第二节 耶稣会士全面认知日语并运用于传教事业	(64)
第三节 日本信徒与欧洲传教士的互动及在日本耶稣会日语研究之集大成	(70)
 第二章 《圣人传辑录》与日语罗马字转写规范之起始	(79)
第一节 《圣人传辑录》问世背景及其译者	(79)

2 目 录

第二节 《圣人传辑录》的内容和日语罗马字转写	(86)
第三节 《圣人传辑录》式日语罗马字转写法的成因 及对后世的影响	(93)
第三章 最早的日欧语辞典刊本《日葡辞书》及内中 所见汉语	(103)
第一节 《日葡辞书》溯源	(104)
第二节 同名异人的三个可能的主编——罗德里 格斯	(109)
第三节 《日葡辞书》中的汉语因素和日语罗马 字转写	(115)
第四章 耶稣会士直面汉语	(126)
第一节 罗明坚和利玛窦研习汉语的进程	(128)
第二节 罗明坚、利玛窦等来华耶稣会士眼中 的汉语	(133)
第三节 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对汉语的贡献	(138)
第四节 耶稣会士赴日和来华初期日欧语言接触与 汉欧语言接触之异同	(145)
第五章 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辞典》抄本及相关 汉语札记	(156)
第一节 《宾主问答私拟》及其他相关语言学材料 ..	(158)
第二节 《葡汉辞典》之体例及其汉语罗马字 注音系统	(163)
第三节 《葡汉词汇对照表》中所见源自日语的 葡萄牙语借词	(177)

第六章 耶稣会插图本“专业汉语”教材

- 《西字奇迹》 (191)
- 第一节 利玛窦巧赠程大约《西字奇迹》 (192)
- 第二节 符号与葡语罗马字母相结合的汉语
“西字” (200)
- 第三节 《西字奇迹》与《洪武正韵译训》
之异曲同工 (208)

第七章 西博尔德与朝鲜语 (223)

- 第一节 西博尔德及其与朝鲜之缘 (224)
- 第二节 《日本》第七卷《朝鲜篇》 (226)
- 第三节 西博尔德眼中的朝鲜语 (229)
- 第四节 《朝鲜伟国字汇》对霍扶迈校订并翻译
《类合》、《千字文》的影响 (236)

第八章 麦都思《朝鲜伟国字汇》钩沉 (244)

- 第一节《朝鲜伟国字汇》渊源 (245)
- 第二节《朝鲜伟国字汇》的内容及其体例 (255)

第九章 汉字文化圈缘何相当于儒教文化圈

——基于 19 世纪 30 年代西士对中朝日

- 《千字文》之认识 (262)
- 第一节 19 世纪 30 年代问世的《千字文》
欧译本 (263)
- 第二节 《千字文》之东传与东亚“拉丁文”的形成
..... (267)

4 目 录

第三节 由《千字文》译介看“汉字”与“儒家文化” 之关系	(272)
附录 1 早期东亚与欧洲语言接触大事年表	(279)
附录 2 历史人名索引	(288)
参考文献	(295)
后记	(310)

导 论

— 小引

《旧约·创世记》第 11 章讲到人类要建一座城和一座通天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于是耶和华变乱了人类的语言，使他们无法沟通，通天塔因此没能建成，该城是故得名“巴别”（变乱）。然而，人们并不甘心于成千上万种语言成为相互间沟通的障碍，通过倡导使用国语、学习较大多数人使用的外语、创制世界语等各种努力，以消除语言障碍给人类造成的不便。于是，“巴别塔”也就成了人类愿景中使用同一语言的代名词。进入 21 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全球化的浪潮和计算机网络的普及让语言巴别塔的搭建重现生机。语言障碍的逐步消除，使得人们更易相互合作，建造“通天塔”也再次成为可能。最近就有报道说：美国宇航局（NASA）已经拨出专款，支持物理学家用碳纳米管开发一种能将人类送入外太空的“天梯”。不过，随着搭建“天梯”目标的趋近实现，人们似乎反而又开始担忧起因语种的急剧减少而导致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逐步丧失，最后如同稀有物种走向灭绝一样，再次接受上帝“变乱”

2 论早期东亚与欧洲的语言接触

的惩罚，重回“创世记”时代。

人们常说：“一个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中国人也常说：“三岁看到老”。看来，无论做事，还是育人，在其伊始，实际上已经显露以后发展的端倪。欲知今后人类语言融合的发展趋势，为何不可以去回溯一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异质语言相互接触之原初状况呢？从那里我们兴许能找到“语言巴别塔重建是否可能？”“文化多样性是否会消失？”等问题的答案。欧洲传教士东来之后，在东亚三国，即日本、中国以及朝鲜^①，便相继发生了该三国语言与欧洲语言的最初接触。欧洲与东亚间完全异质的语言之初遇，不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吗？是为本课题研究之动机。

本课题名曰：“论早期东亚与欧洲的语言接触”。显然，在此动宾词组中，“语言接触”是宾语之中心词，“东亚与欧洲的”以及“早期”是对“语言接触”的修饰与再修饰。

关于“语言接触”一词，香港城市大学的邹嘉彦在其主编的《语言接触论集》之“前言”和“语言接触与词汇衍生和重整”一文中，有过简明扼要的评述。他认为，“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这一概念和术语，实际上值得商榷。因为不同语言或方言本身不会自己单独接触，而是要通过不同语言背景的使用者，透过书面或口头互相接触沟通而得以接触。所以或者可以把“语言接触”看作是一种缩略简称。“语言接触”是人类语言发展过程中常见的现象，其最常见的结

^① 本书中“朝鲜”一词统称朝鲜半岛上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有时也指李氏朝鲜王朝。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分别用“北朝鲜”和“韩国”指称。用“朝鲜语”统称1945年以前朝鲜半岛上居民所使用的朝鲜民族语言，以“北朝鲜语”和“韩语”分称现在的“北朝鲜”和“韩国”的“国语”。

果是词汇的互相借用，也可能造成语音成分和语法成分的互相渗透，从而改变语言的语音结构和句法结构。“语言接触”是语言或方言演变和发展的原动力之一，所以，研究语言接触是研究语言演变的重要途径，也是研究人类文化演变的一种方法。^① 中外关于“语言接触”的散论，自古有之，但较早对其进行系统的论述是美国的爱德华·萨丕尔，他在1921年出版的《语言论》（*Language*）一书的第九章“语言怎样交互影响”中，关于由文化接触产生对语言的影响作了专门的阐述。他指出，“语言，象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交际的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和说邻近语言的或文化上占优势的语言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接触。交际可以是友好的或敌对的。可以在平凡的事务和交易关系的平面上进行，也可以是精神价值——艺术、科学、宗教——的借贷和交换。很难指出有完全孤立的语言或方言，尤其是在原始人中间。……邻居的人群互相接触，不论程度怎样，性质怎样，一般都足以引起某种语言上的交互影响”。^② 有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奠基人之称的布龙菲尔德于1933年修订增补了其初版于1914年的《语言学研究入门》（*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并也取名《语言论》（*Language*），其中第25、26、27章，分别以“文化上的借用”、“亲密的借用”和“方言间的借用”为题详细论述了“语言接触”以及“语言接触”后对语言所产生的影响。而较早将这些美国语言学家的“语言接触论”引入中国的是罗常培，他在1956年初版、1989年重版的《语言与文化》第四章

① 邹嘉彦、游汝杰主编：《语言接触论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② [美] 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73页。

4 论早期东亚与欧洲的语言接触

中写了“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一文。在这篇论文中，罗常培基本套用萨丕尔的观点和方法对因文化接触而带来的汉语的“借字”、汉语的语音演变等等作了详尽的考述。随后，“语言接触”相继被中国的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引入作为其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2000年8月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举办了我国最早的以“语言接触”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语言接触国际圆桌学术会议”(International Round-table Conference on Language Contact)。因此次会议，也使得我国第一本以语言接触为专题的论文集《语言接触论集》于2004年在上海问世。自此，对于“语言接触”的实证性研究在中国开始渐入佳境。不过，研究的内容大多囿于英国语言学家哈特曼和斯托克对“语言接触”的定义范围——“语言接触”是指：“说不同语言的人经常相遇所引起的语言上的相互影响。语言接触的特点有双语现象、借词和语言演变。”^①这一定义似乎只在意接触的结果，而忽略了接触的过程。笔者以为，只有了解了具体接触的背景与过程，才能对“借词”和“语言演变”的渊源做深入的考察，而且，相互接触的语种也往往不局限于两种，有时三种、四种甚至更多。

至于“早期”一词，它是一个相对性极强的时间概念词，会使人产生不同的解读。所以，也有必要先对其做个界定。在本研究中，笔者将语言接触的“早期”，界定为两种语言从初遇到该两种语言间的首本双语辞典问世这样的一个初始时间段。所以，它因不同语言接触的实际状况而有时间的先后、长短之别，同曰“早期”，既可以是共时的，也可以是历时的。

^① [英] 哈特曼、斯托克：《语言与语言学辞典》，黄长著等译，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第77页。

具体到“早期东亚与欧洲的语言接触”，就是指16世纪中后期至17世纪初耶稣会传教士对日语、汉语之研习、19世纪初新教传教士等西士对朝鲜语之研究活动，以及日语汉语朝鲜语因此与欧洲语言初遇之情形及其产生的相互影响。对于此种语言接触的比较研究既会是共时的，又会是历时的，因为日中朝与欧洲的相交初始在时间上是有先后的，然而，它们与欧洲初识之“语境”却又有极大相似性的。

二 东亚语言与欧洲语言接触之前奏

学界一般将东亚与欧洲的语言接触起始定位于16世纪耶稣会传教士的赴日与来华，这并不是说在此之前，东亚与欧洲根本就没有往来。1625年，西安郊外出土了建于公元781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即史称的“景教碑”。据碑文载，基督教早在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就由波斯传来中国，基督教文化也理应随之与中国文化相遇。但由于“景教”属聂斯脱利派，从亚洲的波斯传来，加之它在唐武宗会昌灭佛（公元845年）时，被株连而彻底禁绝。因此，没有历史文献可考其时有汉语与欧洲语言的接触，就理论上推断，此时也不可能有该种语言接触的发生。时至13世纪，教皇和法国国王为阻止势不可挡的蒙古大军横扫欧洲，决定采用以柔克刚之策，派遣天主教方济各会（Franciscans）传教士前往东方传教，并兼收集情报之使命。这便有了1245年的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 1182—1252）和1253年的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k）的东方之行，留下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柏朗嘉宾蒙古行记》（*L'Ystoria Mongalorum*）和《鲁布鲁克东行记》（*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k to the Eastern Parts*，